

全民阅读精品书系

雄 | 风 | 文 | 丛 • 王巨才 | 主编



当代最具实力作家散文选 • 吕向阳 卷

陕西八大怪

吕向阳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当代最具实力作家散文选 · 吕向阳 卷



陕西八大怪

吕向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八大怪 / 吕向阳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7

(雄风文丛 / 王巨才主编)

ISBN 978-7-5171-2825-0

I . ①陕… II . ①吕…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019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1.25 印张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171-2825-0

何妨吟啸且徐行

王巨才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散文热的再度兴起。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热度仍在持续升温。这其中，尤以反思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大散文”“新散文”理念风靡盛行，出现一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谈古论今、学识渊博的作品，给散文园地增添了新的色彩和样态。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靠阅览、回忆、清谈、抒怀等书写人生百态的散文作品，也有一定变革，多数作家不再拘于云淡风轻的个人世界，从远离红尘的小情小感中脱离出来，融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实之中，写出大量贴近大众生活的优秀作品，受到广泛赞誉。大体来说，这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散文领域一直保持着潜心耕耘，不惊不乍，静水深流，沉稳进取的良好态势，情形可喜。

这套“雄风文丛”的十位作家中，吕向阳和任林举是专以散文创作为职业和志向的散文家，曾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是散文领域的佼佼者。石舒清、王昕朋、野莽、肖克凡、温亚军、吴克敬、李骏虎和秦岭八位则都是久负盛名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作品曾分别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这些小说家绝不是“跨界融合”，他们的散文毫不逊色，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上看，他们从来没把散文当作小说之余的“边角料”，而是在烟

熟驾驭小说题材、体裁的同时，也倾心散文这种直抒胸臆、可触可感的表达方式。从这些小说家的散文里，更能感受到他们隐藏在小说后面的真实的人生格局和丰赡的内心世界。

宁夏专业作家石舒清，小说《清水里的刀子》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东京电影节获得大奖。这本《大木青黄》是他第一本综合性随笔集。书中的“读后感”类，是阅读过程中就一些作品所作的印象式点评，借以体现和整理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文学观点；“写人记事”类，写到生活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字里行间充满深长的思绪与感怀；第三部分涉及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喜欢体育、喜欢淘书、喜欢书法、喜欢收藏等等，笔致生动活泼，读之饶有兴味；“作家印象记”，知人论事，是对自己“有斯人，有斯文”这一观点的考察和验证。其他如“文友访谈”及往来书信等也都是作家本人工作、生活、思想情感的多侧面展现和流露，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位知名作家疏淡的性情、厚实的学养和开阔的思想境界。

王昕朋是位饶有建树的出版人，也是创作颇丰的小说家，出版有长篇小说《红月亮》《漂二代》《花开岁月》等多部作品。他的散文视野广阔，感觉敏锐，情思隽永，文笔清新，从中可以看出，他写东西并不求题材重大，也不迎合某些新潮的艺术习尚，而是铺开一张白纸，独自用心用意地去书写自己熟悉的动过感情的生活，从中发掘自然之美，心灵之美，感受生活的芬芳，人间的纯朴。一组美文，构思精巧，意蕴深长，绘山山有姿，画人人有神，充满浓郁的诗意和睿智的哲思。生活中，美的呈现是多样的，刚正不阿、至诚至勇是美，敦厚谦和、博大宽宏也是美。王昕朋发现了这些生活中的人性美，并且抓住极富典型意义的美的细节和刹那间美的情态，用点睛之笔，透视出人物性格的光彩和灵魂的美质，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天津作家肖克凡的小说获奖无数，让他久负盛名的是为张艺谋担任编剧的《山楂树之恋》。他的散文《人间素描》以老练精短的文字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物，从离休老干部到“八零后”小青年，极力展现社会生活百态，从而构成生机盎然而又纷繁驳杂的“都市镜像”。在《汉字的

望文生义》中，作者讲述中日韩三国文字含义的异同，如日文“手纸”、韩文“肉笔”等汉字闹出的误会，涉笔成趣，令人忍俊不禁。《自我盘点》是作者自我经历的写照，体现了“文学的生命是真诚”的写作观，不论是遥远的往事还是新近的遭逢，都留有成长和行进的清晰足迹。《作思考状》其实是对某些对社会现象的严肃思考，有批判也有自省。《怀旧之作》的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一桩桩情感，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与杰出人物，却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记录。《我说孙犁先生》，文字朴实，情感真挚，表达了对前辈作家独特的认识与由衷的景仰，在伤逝感怀文章中别具一格。

与唯美派的散文形成对应，野莽的文字如删繁就简的三秋之树，力求凝练和精准。他在所谓的文化大散文和哲理小散文中独寻他路，主张并实践着散文的思想性和历史感。他往往在颜色泛黄的岁月里打捞记忆，以情绪沉淀后的淡淡幽默再现特殊年代的辛酸和苦涩，每每发出含泪的笑。书中写到的“右派”父亲喂猪的故事正是如此。在文体理论上，他对散文的诠释是自然形成于诗与小说之间的一片辽阔的芳草地，在这里，小说家可以摘下面具，以真身讲述真情和真事；飞天路上的诗人也可以暂回人间，轻松地打开自己的心灵。国外大学选译他的散文作为中国语教材，想来自有道理。

温亚军的短篇小说获得过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与小说的虚构不同，他的散文完全忠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大多取材于早年的记忆。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西北乡村度过，记忆中，乡村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充满着温暖和亲情。童年的愿望简单而质朴，他写怀揣这个愿望及至实现愿望过程中的满足和愉悦，叙事平实，情感真纯，每每能唤起读者共鸣。记忆的深刻性与性格乃至人格紧密相关，他的记忆之所以筛选出的多是温情暖意，是因为艰苦的乡村生活和淳朴的生长环境塑造了他宽厚善良的品格，《时间的年龄》《低处的时光》等都是通过一段记忆，构成一种考问，一种自省和盘点、一种向往与追求。而像《一场寂寞凭谁诉》等篇什中那些从历史洪流中打捞的点点滴滴，那些被作者的目光深情注视、触摸过的寻常事物，经由他的思考、探索和朴素的表达，也总能引

发人们内心的波澜和悸动。

陕西作家吕向阳曾获冰心散文奖。他扎根关中大地，吮吸地域沃土和民间风俗的营养，相继写出《神态度》《小人图》《陕西八大怪》等五十万字的系列长篇散文，这在城市化的车轮即将碾碎老关中背影之际，无疑有着继绝存亡、留住民间烟火的担当。三万字的《小人图》是作者从凤翔木版年画中觅得的一组“异类”和“怪胎”。民间艺人把“小人”的使坏伎俩镌刻成八幅版画，吕向阳的剖析则由此生发开来，重在考问国民的劣根性，着力于诫勉与警省。《神态度》系列是从留在乡民口头的“毛鬼神”“日弄神”“夜游神”“扑神鬼”“尻子客”等卑微细碎的神鬼言说中梳理盘辫出来的，这些言说最早在西周之前就出现了，如果忽略它们，将是关中文化的损失，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失血。这些追述关中民风村情的散文，需要智慧，需要眼界，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执着的耐力，吕向阳付出的心血令人尊敬。

吉林的任林举以报告文学《粮道》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散文在精神取向上，一向以大地意识和忧患意识见长。他的诸多散文，突出表现即为情感的浓烈和哲思的深刻。而从文章的风格和技巧上考量，他又是一位最擅长写景、状物的作家。凡人，凡事，凡物，一旦经过任林举的笔端，定然会获得不同寻常的光彩或光芒，有时，你甚至会怀疑那人那事那物是否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客体；显然，其间已蕴涵着作家独到的理解与点化之功。至于那些随意映入眼帘的景物，经过他的渲染，便有了“弦外之音”和“象外之象”，有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意蕴、情绪或情怀。这一次，任林举以《他年之想》为题，一举推出近六十篇咏物性质的散文，读者或可借此窥得其人生境界或散文创作上的一二真谛秘笈。

吴克敬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他进入文坛，是一种典型，从乡间到了城市，以一支笔在城里居大，他曾任陕西一家大报的老总。他热爱散文，更热爱小说，笔力是宽博的，文字更有质感，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散发着一一种令人心颤的东西，在当今文坛写得越来越花哨越来越轻佻的时风下，使我们看到一种别样生活，品味到一种别样滋味。从吴克敬的作品中，能看到文学依然神圣，他就是怀着这样的深情，半路

杀进文学界的。他五十出头先写散文，接着又写小说，专注于文学创作的他，看似晚了点，但他底子厚、有想法，准备得扎实充分，出手自然不凡。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纷扰烦乱，在他人，只是领略了些许表面的东西，吴克敬眼光独到，他能透过表面，发现潜藏在深处的意蕴。他写碑刻的散文，他写青铜器的散文，都使我们惊叹其对历史信息的捕捉与表达，更惊叹他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和描述，散文《知性》一书，充分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

作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山西作家李骏虎以小说成名，但从他的创作轨迹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写作历史更长。他以散文写作开始文学生涯，兴趣兼及随笔和文学评论。在把小说作为主要的创作形式后，李骏虎从来没有放弃散文，他的笔触始终跟随脚步所到之地，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国内采风，都“贼不走空”，写出一篇篇具有思想华彩的散文作品，体现出朝学者型作家迈进的趋势。《纸上阳光》是李骏虎近年读书阅史沉潜钻研的成果，从“纸上得来未觉浅”和“阳光亮过所有的灯”两组系列文章不难看出，一个具有小说家飞扬想象力和史学家严谨治学态度的人文学者是如何苦心孤诣辛勤笔耕的。

近些年来，实力作家秦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作家》《散文》《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叙说自己在生活与文学之间行走的发现与思考。他善于在历史和时代的交叉点上思考人生与社会，注重视角的多重选择和主题的深度开掘，既有对乡情的深深眷恋和回味，也有对自然和生态的无尽忧虑和追问，更有从自身阅读和创作经验出发，对当下文化、文学现状的深刻反省和诘问，从而使叙事富含思辨色彩、反思力量和唤醒意识。构思新颖、意境高远、韵味悠长。其中《日子里的黄河》《渭河是一碗汤》《走近中国的“大墙文学”之父》《烟铺樱桃》《旗袍》等作品，多被北京、广东、天津等省市纳入高中语文联考、高中毕业语文模拟试卷“阅读分析”题，受到专家好评和读者的欢迎。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众多文学样式中，散文是一种最讲情理、文采，最能充分表达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真情实感，也最能

发挥作家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力的文体。《文心雕龙》讲：“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扬，此立文之本源也。”情有健康晦暗之分，辞有文野高下之别。作家的使命，是以健康思想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作品去感染人、影响人、塑造人，进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纵观“雄风文丛”的十位作家，他们经历各不相同，创作各有特色，共同的是，他们都把文学当作崇高的事业，始终以敬畏的心情对待每一次创作、每一篇作品；他们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资源和灵感：他们有高尚的艺术追求和鲜明的精品意识，竭力以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广大读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总能较为准确地反映时代的本质、生活的主潮、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总能给人审美的愉悦、心智的启迪与精神的鼓舞与激励。或者换句话说，在我们看来，这套丛书里的作品，正是当下社会需要、人民期待的那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又有个性和神采的作品。中国言实出版社精心组织这样一套丛书，导向意图不言自明，其广受读者欢迎和业界重视的效应，自可期待。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副书记）

目录

陕西八大怪 / 1

引子 / 1

房子偏偏盖 / 2

面条像裤带 / 9

姑娘不对外 / 17

帕帕头上戴 / 27

辣椒一盘菜 / 36

锅盔像锅盖 / 45

秦腔吼起来 / 53

板凳不坐蹲起来 / 64

小人图

引言 / 72

扶上杆儿抽梯子 / 72

得风扬碌碡 / 76

见了旋风竟作揖 / 78

爱钱钻钱眼 / 82

白地捏骨角 / 85

用钱买上皂角树 / 89

吹涨又捏塌 / 92

东吃羊头西吃猪 / 96

神态度

序 / 100

饿死鬼 / 101

扑神鬼 / 106

等路鬼 / 110

短见鬼 / 114

屈死鬼 / 118

毛鬼神 / 123

日弄神 / 127

夜游神 / 132

醋坛神 / 136

土地神 / 141

阴溜神 / 146

狐狸精 / 150

倒包客 / 155

嘴儿客 / 160

屍子客 / 164

陕西八大怪

引子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炎黄始祖于此诞生，周秦汉唐于此萌发，其乡风民俗、雅言俚语，传递着远古的回声，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影响深远。而天下皆知的“陕西八大怪”，就是一组由无名氏创造、由无数人传唱的反映先民习俗、世代延续的耐人寻味的一曲动听的民间歌谣。怪者，异也，奇也，不常见。凡人凡事，与众不同，史册铭记，奇形怪状，声名远播。人因奇而为圣为师，术因奇而为神为仙，文因奇而为锦为绣，花因奇而为贵为宝。“陕西八大怪”，是秦人的胎记秦人的伤疤、秦人的皮毛秦人的骨血、秦人的秉性秦人的秘籍，尽管它曾被也继续被当作“保守”“荒诞”“粗陋”“土气”饱受调侃或讥讽，但见多识广的秦人依然趾高气扬、底气十足地把它认作自己的旗号笑走天下。大概也有人会编出更多的某某版十大怪、某某版百大怪，但因缺乏历史的养料文化的积淀而像贼星像露水一样消逝。

陕西风是中国风！陕西不古怪，秦人有大爱！我是老陕，我担心矗立数千年的思想宝库与风行了数千年的民俗大观被时尚之风一夜刮尽，我有责任为“稀奇古怪”的祖先还原“本来面目”，于是鼓足勇气冲破雾霾，溯源而上遍搜根脉，竭尽绵薄之力写了这组道听途说、望文生义的释文，以报祖上，以待来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乎？”请大家饭后一笑。

房子偏偏盖

《厦房》是我的《老关中》一书十八篇之一，这回要写《陕西八大怪》，八大怪之首正是《房子偏偏盖》，两篇文章，一样的瓢瓢帽，免不了陷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的套路。于是，书友善意提醒道，何必干这种顶着碾盘唱大戏——吃力不讨好的事？文章写不出新意，就像没腔的戏子还占着舞台一样糟糕！

然而，我不能石头大了绕着走，担子重了撂给人。我真诚感激当年编排出“陕西八大怪”而没留下姓名的民间高人。八大怪，八大怪，个个都是老陕的爱！走南闯北，不提三皇五帝，不说周秦汉唐，不背唐诗宋词，只编(piǎn)上一段陕西八大怪，老陕的腰身就多了一圈开怀大笑的异乡人。可以说，陕西八大怪比华山的面子大，比兵马俑的模样熟，比大雁塔的资格老，早已随着万里长城、丝绸之路轰动了大半个地球！在中国，只有老陕如此憨厚地自描画像自我调侃，又不费吹灰之力地用这八面金牌为自己赢来好人缘。

我是偏偏房子里爬出来的泥娃娃，我的童年、我的乡党，都是在偏偏房的烟火里打发光景的。不说写过一回，即使写上八辈子，也有讲不完故乡的故事。梦，梦是时光的录像机，梦是偏偏房的守护神，是它无数次把我从光怪陆离的闹市带回了已不见踪影的老宅。

如果说冬暖夏凉的窑洞是黄土高原的眼窝，灰底白墙的徽式民居是江南的眉毛，避风遮沙的干打垒是戈壁的耳朵，随水逐草的毡房是草原的秀发，那么，偏偏盖的房子，显然是关中棱角分明的脸面。

老祖先的日子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滋润，不是诗文里描写得那么舒坦。在蛮荒时代，他们要仰视日月运行的奥秘、倾听土地的暗语、提防野兽的伏击、猜测鬼神的好恶，雷鸣电闪、七灾八病、异族侵袭，每一天都担心天塌地陷、朝不保夕，哪有福分载歌载舞、高枕无忧。高大的密林树杈，荆条柳条遮盖的地窖子，芦苇枯藤搭苦的茅庵，曾是他们的安乐窝。伐树，缺斧；过河，缺舟；煮饭，缺锅；御寒，缺衣；患病，缺药；大旱，缺水……你看，哪一样都靠劳动创造。你看，《诗经·国风》里的《邶风》

《秦风》，多是周人秦人劳作的场景——像《豳风·七月》，是一幅悯农图，开荒、种田、狩猎、熏鼠、挖菜、砍柴、打谷、上仓、剥麻、搓绳、采桑、染织、酿酒、修屋、塞户，忠实刻画着周人先祖一年四季的艰辛；像《秦风·车邻》，则是一幅植树图，山上栽漆树，洼地种栗树，半坡植桑树，湿地插杨树，没有一个神仙下凡来帮忙。而在《雅》《颂》之中，多半记载的是周人早期开辟性的劳动，像讴歌农业之神后稷的《生民》、赞颂公刘自邠迁豳的《公刘》、歌咏古公的《绵》、忧愁岁旱的《召旻》、祈求上天的《甫田》、怨恨老天的《雨无正》以及奋力耕田的《良耜》、除草务尽的《载芟》、撒网捕鱼的《潜》、开荒垦田的《天作》与欢庆秋收的《丰年》……听听这些诗名，就不难懂得能盖起模样粗俗的偏偏房，是多么来之不易。

是的，偏偏房比茅庵多了几堵墙、几页瓦、几块砖、几扇窗、几副门，但谁又知道墙、瓦、砖、窗、门这些如今司空见惯的面孔，竟是后稷、公刘、古公、王季、文王、武王与太公、周公、召公乃至成王的数十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呕心之作。读了《绵》，我们才知道古公亶父不堪忍受狄人的欺凌，从豳地举族南下，丢了土地，丢了茅屋，丢了家当，丢了魂似的翻山越岭，活像一群逃荒的乞丐风餐露宿，到了周原，举目无亲，一穷二白，住的是山窝草窝，吃的是野草苦菜，哪里有金碧辉煌的王宫与车水马龙的京城呀！哪里有炊烟四起与牛羊遍地的景色呀！哪里有金戈铁马与仪仗如林的威风呀！

面对穷困与死亡的威胁，自强不息的周人只有一条黑压压的夜路往天明走——进山伐木、劈荆开路、烧荒治田、挖渠引水、打猎拾荒，才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古公是周原的太阳，古公是周人的救星，古公的英名迅速传播到了渭水南岸，古老的望族姜族部落看上了这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客人族长，把美丽贤良的姜族姑娘太姜嫁了过去，从此周人才有了像南山一样的靠山。为了扎根周原，古公夫妻察地形，观风水，烧龟甲，看卜象，把京城定在了岐山之阳，召来了司空画图，司徒领工，男女老少齐上阵，拉绳墨、竖夹板、筑土墙、建城门、起宫殿、做祭台，周人第一回有了安身立命的金窝银窝。正是古公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成就了民族复兴的伟业，后来文王之所以能以殊勋名垂青史，实在是依赖于古公时代创业一族奠定的基础。而身为古公重孙的周公，念念不忘祖先的开拓之功，于是把

铲土的噌噌声、倒土的轰轰声、夯土的砰砰声、削土的乒乒声与战鼓的咚咚声，一齐铭刻在饱含激情的诗行里。

偏偏房，堪称中国人的一个梦！你也许能记得，即便到了富得流油的唐朝，身在蜀地的杜老夫子还住着破茅屋，还可怜兮兮地做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住房梦哩！

你也许还没忘，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中还有不少人家连围墙也扎不起，家门不是敞开的“豁口子”就是墙上掏出的“驴钻洞”，或者就是苞谷秆、向葵秆、棉花秆、杨柳枝编的篱笆门，室窗室门还挂着草苫子，举手可及的偏偏房不是一马跑到头、清一色的松木椽，而是胳膊粗的树枝杂木一截一截接成的“搭尾子”椽，要想盖起两对檐的偏偏房，没有人老几辈牙缝里的积攒，那是做梦！要不老陕说：“人生三件事，盖房娶妻埋老人！”

居者有其屋，难；居者乐其屋，更难。说实话，新中国成立后，老陕刚住上梦寐以求的偏偏房，正享受着小院子的安逸，也羡慕着公家的两头流水房、两扇玻璃窗，却被二层小洋楼，撵到了上不挨天下不挨地的半空。刚离了土地土墙土炕土房，少见的脚气病、烂裆病、瘙痒病就像死皮二流子赖上门，得怪病的年轻人走了一拨又一拨。我们村子叫五爷的，儿子在偏偏房旁盖了一栋二层楼，无数次劝他搬进去，可五爷说，他搬进砖头房是不可能的事，他害怕从砖头房走进墓堂，脚上一点泥都不沾，先人会骂他是个逛山货。他还说，没鸡叫鸣没驴嚎、没羊吃草没猪跑、没牛没马没狗叫，甚至连一个老鼠都不见，这跟囚犯一样，哪是人过的日子！至今，五爷成了村子唯一死守最后一座偏偏房的“枸木根”。

我的村子就是所谓的“宗周”之地，是古公落脚、王季创业、文王负重、武王告捷、周公制礼之地，这个叫京当镇衙里村的村庄，是中国村子中老掉牙的村子，三千多年没改过姓名。往东隔条沟是贺家村，那是颁布政令接受朝贺迎接万邦朝贡祭祀祖先的大殿与明堂；往西隔条沟是宫里村，是文王母亲和嫔妃的住所，嫔妃住的偏偏房。宫门外两排对檐的偏偏房，住着王公大臣。据说王宫门前栽的不是松树柏树而是毛栗子树，树刚开花，果儿身上就随带了无数的茸刺，果儿成熟，茸刺变成了像钢针一样的坚刺，栗子虽甘甜爽口，但要剥除尖刺却不容易。意思是叫文武百官都记得来周

原的路上长满了荆棘，向前走的路上更是布满了比荆棘还要凶险的对手，而忘了来路忘了初心，就不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容易粗心大意狂妄嚣张。栗树呀，就是让人畏惧呀战栗呀！王宫门前还安放着一盘大的青蛙石雕，仿佛天天呱呱哇哇地叫着，现在还放在岐山周原博物馆内。周王爷喜欢青蛙，青蛙生育能力强。周王爷也夸蝗虫的繁殖本领高，《诗经》里就有一篇叫《螽斯》，螽斯就是蝗虫，诗人就是取比它群集群飞来盼望周人多子多孙。周朝缺这缺那，最缺的是活蹦乱跳的娃娃。据说周文王有一百个妃子。爱青蛙就多娃，羡慕蝗虫就多子。文王的子孙多，周朝就把天下切分成发糕块，让这些孩子去封国施展自己的能耐。

偏偏房从周朝开始，就成了几千年老陕盖房的模板。房子像人一样，也有头有脸，有鞋有帽，有皮有肉，有肋有骨，也有里三层外三层。偏偏房的背墙也叫界墙，东西两邻三家人共用两堵墙，一个村子就节省了几十堵上百堵界墙，全村界墙与屋墙连在一起，像一群人手拉手手挽手，这是周王教化百姓唇齿相依互帮互衬呀！但天下没有绝对的好事，好事里面有坏事，争墙根的纠纷多发就是其一，德行差的西邻狠心在东墙根下做手脚，心肠短的东邻则偷偷在西墙头上安埋瓷片镜片铍片，一来二去，把一生搬不走的近邻弄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仇人。

盖偏偏房讲究先立木、后垒墙，墙垒起来再盖房；九尺檩，丈五椽，柱子大梁抱一团。这是说，偏偏房的高度、宽度不是越大越好，一块土坯，关中人叫胡基，胡基自重二十多斤，隔墙至多垒到丈五，底层的胡基承重已到了极限，而檩条最长不超过九尺八，既暗合凡事不过“九”，也考虑木料粗细匀称的净身，一般只在丈余，这就是“房不过丈”的原因。又“立木顶千斤”，房子的重量虽然主要靠柱子支撑，但由于三间房子有四面隔墙分别承担重量，故而柱子不必过粗。由于柱、檩、梁三大件都是榫卯结构，故而偏偏房结构结实稳定，有“墙倒屋不塌”的优长。另外，隔墙的基砖也叫建砖，砌筑建砖均取三、五、七、九阳数，家境好的也有一砖到顶的，但大多贫寒之家，以为那是钱多得烧得没处花了。

打墙用版筑，夯实黄土靠槌子。槌子是用上好的青石雕琢成老碗口大的半圆体，预留榫孔安装上丁字形的提手，就成了土工夯实黄土的工具。而所有隔墙都是有气力的汉子支上模子，按“三锹六脚十二窝”捶打出来

的胡基垒起，胡基风干后有木块的韧性、砖头的硬度，甚至有敲砖敲石的钢音。房越盖越高，胡基也越搭越高。二层架子上站着搭胡基的壮汉，二十多斤重的胡基在空中翻着跟头飞到高处，接胡基的人又扔向最高处的匠人。胡基垒的墙，里外再加上一层麦草与泥和成的泥皮，像粘胶一样把墙粘成了整体，夏天再毒的太阳也晒不透屋子，太阳一落山，院子中就有了清凉，不像现在的砖房，一个夏天也不退烧，这也是偏偏房的优越性，所以关中人把厦房叫“凉房”。

瓦是厦房的帽子。人讲究衣帽整齐，铺瓦则是泥水匠的面子活。瓦页摆得匀称，横看像排飞的大雁，纵看像破开的竹筒，这样房子就落水快、不怕连阴雨，若是像犬牙交错，或图省料，或是瓦页本身就是歪瓜裂枣，那瓦沟就长野草，就生长旱不干、涝不死的瓦松，又称“房塔塔”，等着不久，就得雨天备盆盆、夜里看星星了。瓦页布排得光漂亮也靠不住，还得要下面寸半厚的稀泥掺和麦草，否则整个泥皮就没有浑劲，而泥皮抹得平光也不行，还要靠下面棘条、芦苇编的笆条铺得平展严实。这三道上层建筑工程，耗费十天半月不说，仅买瓦买笆、招待匠人，没有三五石麦子是拿不下来的。

厦房分顺椽房、甍椽房。富人的顺椽一律用碗口粗的松木椽，还给椽头加装了一根三尺长的方椽，一来防止出檐的椽头淋雨过早腐烂，二来用方椽搭凉棚，安装防盗防雀网，老陕话把这称之为“严窝”。椽上又铺了一层划豁。划豁也是用黄泥像烧砖一样烧出的七八寸见方、厚不过寸的建材，椽与椽之间铺上蓝亮亮的划豁，仰头一看，既像青天，又像书本，蓦然间叫人感到主人的雅致与阔绰。划豁能隔热御寒，能防泥土掉落，也能防鼠打洞防鸟作窝。而穷人的甍椽则用的横摆杂木棒棒，一眼能看出寒酸样，长虫蝎子蜘蛛簸箕虫爱的是甍椽房。顺椽房是媒婆的贵人，喝杯茶的工夫就揣回了谢礼，甍椽房是媒婆的灾星，每每跑断腿、说破嘴，空着肚子回家喝凉水。

厦房盖好后，爱干净的主人用白土把墙面刷得白白净净。砖铺地，土炕光，楸木柜，桐木箱，油漆供桌四方方，靠背杌子摆两旁，老小孩子喜洋洋，这就是全部的幸福指数。活干累了，躺在厦房土炕上就像皇帝睡在龙床上。到了饭时，蹴在杌子啗一碗干面，卖派着给个县长也不干。